

开创者之歌

王贵华 李辛 编

新华出版社

开创者之歌

—— 卷首语 ——

—— 卷首语 ——

开 创 者 之 歌

王 贵 华 李 辛 编

新 华 出 版 社

开 创 者 之 歌

王贵华 李 辛 编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新 华 出 版 社 印 刷 厂 印 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5.625印张 306,000字
1985年8月第一版 1985年8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4,500册

统一书号：3203·074 定价：2.30元

前 言

党的十二大向全国各族人民提出了到本世纪末力争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奋斗目标。

在党的号召下，一个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高潮正在各条战线蓬勃兴起，振奋人心的喜讯不断传来。为了反映这一喜人形势，进一步鼓舞全国人民的士气，我们选编了三十四篇有典型性的文章，献给广大读者。

这是一首首亢奋的志气歌！

它唱给那些正视现实，勇于改革，能够冲破一切障碍，开创生气勃勃新局面的锐意进取者；在他们生活的乐章里永远没有休止符。

它唱给那些普通的工人、农民、战士、知识分子、干部，乃至待业青年；人们可以从这里看到前进的楷模，找到自己的知音。

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是在宽阔而笔直的长安街上行走，它完全是在坎坷的道路上前进，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沼

泽，有时行经荆棘丛生的山林……

这里赞美的正是一批在人生道路上的开拓者。逆境曾催开他们智慧的花朵，而胜利使他们更加激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读一读这些闪光的篇章，会使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我是一个分子，就要占据那应有的位置；我是一颗原子，就要释放出应有的能量。”这是一位知识分子的信念。鸟贵有翼，人贵有志。人，只要有一种坚定的信念，有一种崇高的追求，他就什么艰苦都能忍受，什么环境都能适应，而最终达到他所选定的目标。事业的理想和现实，未来的探索和苦乐，人的价值和幸福，不都是在与困难的搏斗中显现出来的么？

这里选辑的篇章，不仅富有哲理，耐人寻味，发人深醒，给人以启迪，而且文彩熠熠，又给人以美的享受和艺术、的熏陶。

志在顶峰的人，不会在平地上停留。我们祈望这本书能给读者在前进的道路上带来巨大的鼓舞力量。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目 录

- 新上任的省长..... (1)
- 主人翁的信念..... (12)
- 共产党人的胸怀..... (21)
- 一个勇于改革的专员..... (32)
- 新来的市委书记..... (39)
- 蓝天踏浪竞风流..... (50)
- 播雨者..... (58)
- 一位勇于改革的县委书记..... (80)
- 改革，就要有这样的品格..... (87)
- “修氏理论”和它的女主人..... (97)
- 黄翠芬的风格..... (122)
- 中国“基因”..... (136)
- 从女工到航天技术专家..... (152)
- 陈天生效应..... (161)

于无路处辟通途·····	(177)
发现者·····	(193)
扬起信心之帆·····	(207)
生命的激光·····	(217)
企业家的歌·····	(234)
一个厂长的追求·····	(253)
猛士·····	(261)
改革者的魄力·····	(286)
就是需要这样的改革者·····	(293)
千斤顶·····	(302)
在改革的舞台上·····	(332)
优势·····	(340)
历史正含情注视·····	(365)
合同厂长·····	(382)
走向世界·····	(392)
大能人郭明轶事·····	(401)
绿色的火焰·····	(421)
“梅维园”的奇迹·····	(440)
“两用人才”的开发者们·····	(456)
有志不恋“铁饭碗”·····	(480)

新上任的省长

杨友德 白 清

他在高原上攀登

一九八二年中秋的青海高原，天蓝，云淡，那绵延不断的草山，一望无垠的牧场，已开始显露闪闪放亮的金光。这时间，一位头发略有些苍白的共产党人，乘一辆刚刚经过大修的北京吉普，和司机并排坐着，驶离古城西宁，向青海腹地西部飞驰。

他名叫黄静波。陕北人。今年六十二岁。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刚由广州调到青海任省委书记兼省长的。一九七〇年早春，一支拥有四百三十多人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国家登山运动队，为了逐渐适应海拔高度的递升，尚且在西宁“适应”了半个多月；而他，只休息了三四天，就向另一座“珠峰”攀登。

“省长，前面不远就是‘小北京’湟源县了，要不先到县委会喝点水休息一会，再翻‘日月山’？”司机目不转睛地紧盯着前方路面，等候着命令。

“不喝了，上山吧。”

可是进了城以后他发现路旁有座小旅舍般的湟源县塑料厂，便急令停车，说了句“你们就在车上等一会”，一头钻了进去。

司机张大吃惊的眼睛，充满诧异的目光好象在说，这老头，怪、怪、怪。他扭回头看着秘书，那神情分明在说，怎么，你这大秘书也不跟着去吗？秘书只顾微微发笑，好象说，没事，没事，就让他“自由”一会吧。

习惯于西宁某种世俗的司机，有点儿迷惘不解了。

“省长！”当汽车出了闹区，司机笑容可掬地向新省长这样问道，“现在，许许多多的‘老青海’‘老高原’，都吵着喊着要调回内地，可你，为什么偏偏要从广州调到高原呢？广州的条件多好啊！”说着，还咂咂嘴，现出一副遗憾神情。

“广州当然好。可我总不能在那里修祖立庙吧，嗯？”

不错，对于这样一位被“四人帮”关押了十二三年监狱的老同志，中央曾不止一次地劝阻过他。辽宁，陕西，甘肃抑或继续留在广州工作皆可，最好不考虑青海。上年纪的人了，到海拔那样高的地区，等于整年整月生活在飞机上，即使是身体再强壮的飞行员，也不会终年在天空中过日子啊。然而，黄静波最终还是选择了青海，下决心要试试江河源头风雪严寒的威慑力量。“只要别人能生活，我也就不会脸朝天。”

可高原毕竟是高原。十月初，南国的花城，人们大都还

穿着短袖绸衫，而青海却已秋风萧瑟，寒气逼人了。黄静波不得不穿上毛衣毛裤和小棉袄。座垫下，还预备着一件老羊皮大衣。

离开湟源，吉普车沿着青藏公路开始向西驰奔了。车窗外，发了黄的高原白杨树丛、收割了庄稼的褐黑色田野、错落的岗峦、“日月山”头的冰雪、牛羊遍布的广袤草原、荒漠的戈壁，交错变换着从眼前闪过。苍莽的塞外原野，奇异的壮观景象，人迹罕至的高原，粗犷的牧区特有风光，无一不使他感到新鲜，振奋，激动，昂扬。“呵呵，我来对了。我来对了。看来，我就应当在这样的地方，站完我的最后一班岗。”

对于历届青海省委和省人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功过，那些在高原工作时间较长的“老青海”们，大都有个正确的评说与公论。即使人们对某位领导人存有一点义愤的话，那多半是处于某种美好愿望未能实现而发出的惋惜、遗憾之情。是啊！“四人帮”被粉碎七八年了，青海呢？工作有多大起色？高原人着急啊！

“黄老头来了。又下去了。看他这次从乡下回来，将如何行事吧！”暗地里，不少人这样的期待着。

闯高原，走戈壁，越湟水，跨雪山，一个月过去了，沉恋在高原特有情趣中的黄静波，似乎还没有回省里的意思。

海西州乌兰县有个西里沟，地处碧波万顷的青海湖西北方，是青藏高原一块绿洲。黄静波驱车到了那里。他发现当地的春小麦亩产大都在千斤以上。西里沟公社第八生产队社

员韩进孝所承包的三十二亩责任田，每亩单产小麦一千二百多斤。德令哈地区，是一个盛产枸杞子的地方。那里的枸杞子颗粒大，糖分高，色泽鲜艳，可称全国第一。新任省长也拜访了种植它的主人。

这一天，吉普车开到昆仑山下一条古河床旁，“嘎吱”一声，司机停车了。

“怎么，为什么停车？”新任省长问。

“不能再朝前走了。”司机不慌不忙答道。

“为什么，车坏了吗？”

“没有，车没坏。”

“那，怎么不开？”

“因为前面地势太高，有危险。”

“有危险就不能朝前走了？农牧民、工人、干部们，能在那些地区工作、劳动，我连上都不敢上去看看，还怎么领导？”显然，黄静波有些生气了。

临行前，省委曾给黄静波规定了一条线路。线路图明确表示，有些地方是“禁区”，坚决不能前往，并再三叮嘱司机，为确保安全，必须严格遵守、执行省委的这一规定。

“将在外，不由帅。司机同志，你，嗯，你就通融通融吧，嗯？”情知大权操在司机手里的黄静波，开始告饶了。这种事，咋好严肃对待呢？

“不行！”司机很坚决，容不得半点“灵活”，“别说你是省长，就是总理来了，也得听我的。”

“噢？哈哈！……看来，你这个同志，是一点儿不通人

情了。”

司机不话，把头扭向一边。

许久，争执再未延续。可是，片刻，黄静波悄悄摸出一包“中华”，喜笑颜开地抽出一支，递到司机手里：

“来，先抽根烟再说。”省长开始用“二十响”发动“进攻”了。

“不抽，我不会。”司机依旧旁若无人，看着窗外。

“不抽烟，那就请吃糖。”新省长再献殷勤，他要打开司机的这道“后门”。秘书不好意思地轻轻一笑，有意回转头去，唯恐省长再次碰壁。

果然，他又碰了一鼻子灰。“我牙疼，根本就不吃糖。”司机又顶了回来。

“唉！”黄静波长叹一声，看来，这位司机还挺厉害哩。可省长到底是省长，肚子里有的是办法。稍一思索，一个新的主意就跳进脑海，只见他脱掉大衣，打开车门，下了车，围着吉普车在戈壁上小跑起来。他要证明，他这个从革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老兵的身体，是能够经得住任何风雨的。

“唉！”这回轮到司机长叹了。地势高，气温低，天寒，风冷，叫老头子围着汽车愣跑个啥？无奈，司机摇摇头，打响马达，破例地驾驶起吉普，冲向省委所规定的“禁区”。

他办起了小型展览会

一转眼，一百零三天过去了。从牧区到工矿区，从戈壁

滩到青海东部各农业县，周游了全省，黄静波返回了西宁。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四日下午二时半，省、州（地区）、县、社四级干部会议在省人民政府大礼堂开幕了。新任省长第一次在全省领导干部面前公开露了面。与会者，习惯地掏出笔记本抽出钢笔，准备记载下这位新任省长的第一次演说。哪知事出预料，老头儿居然连讲话稿也未拿，就伙同秘书抱了一堆实物，登上“四干会”主席台，别开生面地办起一个小型展览会。主讲人是他，解说员是秘书。

新省长用右手举起一个红艳艳的苹果。一礼堂人，顿时鸦雀无声。人们怀着奇异的心情，不知省长要说什么。一会儿，他说，就青海而论，他这个新青海、新高原，是没有多大发言权的；若要讲，就用他带来的实物帮他谈谈乍到高原的一点感受，并一再声明，仅仅是个人感受，可以听，也可以不听。

新省长说，这种苹果，青海的民和、乐都、循化、化隆均产，每年共产三千万斤。如运到香港，每斤价值港币两元。在广州，“东方宾馆”开始每斤卖港币一元六角，现卖人民币八角。

放下苹果，新省长抖动起一张比手掌稍长的银灰色毛丝鼠皮。这种皮，在纽约市场，每张价值一百美元，青海的各个牧区，都可饲养。接着，他又举起一头红皮蒜。那蒜，形似儿童拳头，辛辣，喷香。新省长兴致勃勃地说，秘书和他算了一下，如按青海当地商品价格计，种一亩大蒜相当于种七亩半地的粮食产值。而这种蒜以及青海盛产的蚕豆、红辣

椒，在香港、日本一带都是有名的。再接下来，他又列举了青海的畜产品，得天独厚、质好价高的动物资源，名贵的土特产，以及各种各样的矿藏和矿产品。大到石油、锡铁、黄金、白银、铜铁、水晶，小至鹿茸、麝香、虫草、旱獭的皮、肉、油……

“同志们！”黄静波压抑不住满心喜悦，两目闪光地说，“有人讲青海是个穷地方。依我看，我们是烂皮袄里裹珍珠，表面上穷，内里可富得很哩。我们有东西啊！某些方面，我们还是个大财主哩……”

“确实，目前的青海形势，从基本上讲，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农牧区人们的肚子是吃饱了，手里的钱多了，修房盖楼的各地都有了。此外，我们还有果洛的玛多、海北的祁连山公社这样一些不仅在省内，就是在全国也大有名气的先进地区。可是，我们难道就能因此而心满意足，用青海的话说‘缓一缓’了吗？路走到头、走到顶了吗？……”

“打开窗子说亮话，我们的青海，不客气地说，还落后得很。至少比外地落后三年到五年。象玛多县、祁连山公社这样的地区，还为数太少。那么，怎么办呢？下一步，我们又该怎样走呢？”

“不错，就整体而言，我们青海的穷困与落后，在全国是数得上的。生产上，打到国际市场上的王牌没有几张。但就个人和某些方面而论，我们青海的工作和青海人，并不比北京、天津、上海、广州人笨拙和落后。我们的春小麦，单产居亚洲第一；西宁的八角锤、活动扳手，远销欧美，是名牌

货；玉树的虫草，果洛的麝香，举世稀有；还有，刚才我给同志们所看的那些东西。可是，今天在座的一些同志，为什么身在富中不知富，人在宝山不识宝，看不到这些有利条件，看不到这种潜力，老是喊着‘青海穷、穷、穷’‘青海没希望’呢？硬要端上金碗去讨饭，当富有的乞丐呢？我们为什么至今还摘不掉挂在身上的这块‘三五牌’^①，每年总产值抵不上江苏的常州市，外贸额赶不上广州的一个县？我们的‘四化’，莫非就是嘴里有吃的，身上有穿的，手里有花的，就算是止境了？……”说着，他离开了讲台，几步跨到台前，脸上的笑容不见了。

片刻，新省长突然说，他要给大家讲两个笑话。不过，脸上却没有一点讲笑话的意思。他说道，解放前，有一天，马步芳到南京去晋见蒋介石。谈话中，蒋问马青海的经济状况如何。马答，青海没有“金鸡”；尕拉鸡^②倒是满山遍野都是。又一天，马步芳到湟川中学去视察。傍晚，他看见篮球场上有许多学生打球。看着看着，这位土皇帝勃然大怒，厉声喝骂起来：“看你们这群贼！为了一个球，抢得鼻青脸肿。散了，散了。快给我散了！明天，我给你们一人发一个球。”……

“这两个笑话，大家也许都听说过了。”新省长说，“它说明历届反动政府，把青海搞成这样一个愚昧无知、落后狭隘、贫穷如洗的地区，它的阴魂灭绝了吗？消灭了吗？对我们没有影响了吗？比方说湟源县那个塑料厂吧。

“那个厂，原来只有一百多人，设备简陋，规模极小。

前些年，它出的产品，统统由商业部门包购包销。后来，商业上不干了。为什么呢？它的产品象塑料盒、塑料碗、塑料暖水瓶价高质差，卖不出去。这时候，厂里派了一个负责生产的同志出省参观了一回。那人回来后，大家问他收获如何，他却说：‘唉，没啥。到处都是喇叭裤、长头发，外省还不如青海哩。’这一下，可把全厂工人气炸了。一致请求撤掉他。之后，他们重新组织人马，走乡串镇，多方了解顾客需求，把生产重点转移到粗塑料绳和小型塑料地棚上。农民渴望增产粮食，塑料棚有助于作物提早成熟，价钱又低，何乐而不为呢？结果，这个快倒闭的塑料厂复活了，工人猛增了一倍，年利润在原来基础上翻了两番。想想，同志们，我所说的湟源塑料厂的那位同志的那种思想，是个别的吗？有没有代表性呢？”

新省长心情沉重了。他用目光扫视起会场。

会场上是以州、地为单位按分团划定区域坐定的。当新省长的目光移到某一牧区分团时，人们不觉想起两件相传的趣事：

头一件，说的是新省长下乡路过一个屠宰场，看到牛羊血象小河一般地顺着一条土沟白白流走糟踏了，心疼的不住摇头。他问一个工人，这些牛羊血为何不制成半成品销售。它在北京、广州一些大城市里，一斤要卖三角多哩。也许那工人早已提出建议未经采纳心中有气，加之不知问话的人是谁，就没好气的直愣愣地答道：“你问我，我问谁？去，问省长去吧！”